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十二笑 第一笑 癡愚女遇癡愚漢

堪笑裙釵本是愚，鬚眉何事也同癡。世間惟有泥兒蠢，愛殺泥兒亦是泥。

世上人道自己口能言，眼能動，手能持，足能行，心兒會得隨機應變，百般靈巧，比著那泥做的人，塊然無知者豈不天懸地隔，所以人若罵了泥塑木雕的，就是極蠢的漢子，也要發三分火性，不肯甘心忍受。至於見了粉面佳人，愛者只比著嫦娥下降，或比著洛浦臨凡，也有稱贊他是如花的，也有稱贊他是如玉的。若把來比做泥美人，便是死標緻欠風情的雅口了。然世眼多迷，再不悟到如花似玉者，究竟是一具粉骷髏，憑他絕世無雙，少不得化為泥土，所以昔賢有句云：

西施塚上泥三尺，誰識亡吳即此人。

且再說當初有個秀士，偶步到一古刹中，見山門內供養著彌勒菩薩，攤開胸，張開口，像個大笑的模樣。乃心上思忖道：「別位菩薩都莊嚴端坐，令人肅然瞻仰，何獨這位菩薩好不尊重，在那裡無端嘻笑，不知他笑著怎麼來？」因見一個老僧坐在佛殿之側，那秀士便指著彌勒向前動問道：「和尚，你可曉得這位菩薩為何而笑？」老僧回答道：「不笑怎麼，卻笑居士。」那秀士聞言，錯愕半晌，乃又問道：「弟子未來時，他已先在那裡笑，就是弟子轉身去了，他也未嘗不笑，和尚你又何主見，偏說笑我？」那老僧聽了這話，呵呵大笑起來道：「居士原來不理會，泥人常笑活泥人。」那秀士聽見和尚說出這兩句話頭，也呵呵冷笑一聲，道：「和尚，你這兩句話頭忒講得稀奇了。菩薩本來也是泥塑的，說他是個泥人，三歲孩子都理會得。人為萬類之靈，有知有覺，百骸俱動，如何喚做活泥人起來？」老僧道：「居士，你若不厭老僧饒舌，待我和盤托出，與你點破機關，大家笑笑，何如？」秀士遂向老僧稽首道：「弟子願聞領教。」

老僧道：「而今世上人，貪財者迷戀金銀，卻不省得財是土塊，死後一文將不去。貪色者迷戀紅顏，卻不省得色是粉鬼，英雄盡向此中埋。貪功名者，迷戀著高官大爵，卻不省得官爵是雪裝獅子，頃刻便瓦解冰消。彌勒菩薩常住在虛空，見此世人種種迷戀，呼之不醒，喚之不靈，實為可悲可憫，欲待痛哭勸化，卻沒有許多眼淚，無可奈何，所以只得付之一笑。你看他這一笑時不打緊，真個笑得眼睛沒縫，雙唇不合，尚然出不得他大肚子裡的悶氣也。」那秀士聞言感動，回身向著彌勒菩薩至心禮拜，扒起來再觀金像，不覺放聲大哭。驚得老僧不解其故，急忙問道：「居士，你為何看著菩薩哭將起來？」秀士道：「弟子猛然思想苦海淪，戀迷俗趣，忙忙碌碌，沒個安身立命之處，真個與泥塊人何異？卻不被菩薩笑死也，教我如何不哭？」老僧道：「居士，你如今才有些省悟，所以便哭。若再思想一回，只恐怕你哭不得，笑不得，方信是做人難也。」那秀士點頭會意，嘿然走出山門，回到家中，即與妻子作別，只說往外遊學，卻飄然長往，跳出了利鎖名韁，做個修真者，自號笑笑先生。

一日，游到烏江地面，見一個廟宇崢嶸，走近前看，扁額上寫著楚項王之廟。乃知項羽在此江邊自刎。因而立廟，極其顯應。凡過往之人，欲渡烏江者，必須虔備牲禮紙錢，到廟祭賽，方保得波恬浪靜。若稍有怠慢或祭賽不誠，便立刻翻波作浪，阻住行程。所以人人敬畏，幾千年來，香火不絕。秀士細詢土人，備悉其詳，因大踏步走進廟中，舉頭一看，果然威靈顯赫，神像兇猛，殿簾內擠著許多客商，祭者祭，拜者拜，十分熱鬧。秀士對著神像，只管呵呵大笑，覷見殿旁桌上坐著一個化香錢的道士，有現成筆硯排列，秀士即與道士取過筆來，蘸濃了墨，大書於廟壁上云：

平分天下猶嫌少，一陌紙錢值幾何。

那秀士題完兩句，擲筆在案，復仰天大笑而出。才離了山門數步，只見狂風陡起，飛沙走石，四下裡陰雲密布，吹得日慘天昏，分明萬馬奔騰，何異海潮猝至。秀士站住了腳，大聲呼曰：「神其怒我耶？當初說你為人啞啞叱咤，決難成功，究竟身死人手，為天下笑。而今朽骨何靈，徒貪血食，不思慚愧，尚逞餘雄，爾既無面目見江東，豈獨有面目受一方香火耶？爾今不過塊然泥像，若果有知有覺，還該遊魂遠去，使像廟速毀，庶可免往來嘲笑之口！」說這項王被秀士奚落一番，果然來得靈異，頃刻日出雲開，風威頓息，只見廟中人亂跑出來，紛紛嚷道：「奇怪，奇怪，怎麼一霎時間，天地昏黑，連這大王的神像忽然向裡邊坐了。」秀士聞言不信，疾忙重到廟中，見許多人一層層擠在殿上觀看。秀士也擠上前，定睛看時，果然神像移轉，向內殿而坐。起初手中仗劍，如今連劍也擲在座邊。更有可異，泥像眼中忽迸出兩行血淚，直流到腮邊。秀士復拍手大笑云：

自古英雄本無淚，君今獨灑笑談間。

秀士雖雖笑笑，心中卻暗想道：「泥塊尚然有靈，為人豈可懵懂。」因此豁然了悟，益加修煉，後證仙果，自後項王亦不復顯應，但兩行眼淚到今歲久年深，再不收乾。人甚以為異，雲可見泥像又沒有血氣，又不會講話，又不是真面目，不過捏成的土塊，尚且不落癡愚，見人嘲他笑他，便放出幾分烈性，眼中流淚，做出活人的模樣；堪笑活人，而有同泥塊者一味癡愚迷而不悟，把自己有知有覺的身軀，卻被那無知無覺的女子顛倒簸弄，如醉如狂，雙目炯炯，卻認泥人為活人，而不知己之活人直似泥人也，以供明眼人作笑話。而今把這笑話試演將出來，點醒世上癡愚漢，切不可嘲笑在下面是泥人勸泥人，辜負我一片婆心。

這話出在弘治年間，有個河南進士，姓花名樞，表字中垣，娶過正夫人郝氏，夫婦卻喜同庚，極其相愛。但郝氏秉性端嚴，年至四旬之外，子息杳然，不容夫君蓄一婢一妾，以分糟糠之寵。花中垣口不敢言，心裡每抑鬱不快。一日，獨坐書房中，呆呆癡想，飯也不思吃，茶也不思飲，連話也懶得開口。閉著雙眼，惟有長吁納悶，比著那泥塊人只多這一絲氣兒。因口占四句題於壁上，以寫心事云：

四十無兒心罔然，鄰嬰偶過見猶憐。

他年塚上泥三尺，錢紙何人掛墓邊？

題罷，不覺汪汪淚下。正在那裡納悶，只見一個管家走進書房，稟話道：「有京報人在外邊，報老爺高升了。」即把報單呈上。花中垣取過一看，乃是吏部推補司道官員，推花中垣補授福建驛傳道，已經命下，憑限甚促，即日便著赴任。花中垣看畢，吩咐管家犒賞報人，留在外廂酒飯，隨即起身到內，向郝氏說道：「我雖叨補方面，官職榮耀，人以為喜，我卻仔細想來，年已逾壯，膝下尚無丁男半女，行將為無祀之鬼，做官也是枉然。不如棄官削髮，倒也無牽無掛。」郝氏聽罷，怒氣直衝上太陽，口裡亂嚷道：「你說話好來得蹊蹺，做官不做官，憑你心上的事，就做官，也與我沒相干。就不做官，也與我沒相干。我總則個孤苦之命，你要削髮，難道我不會削髮的？我曉得你肚裡，無非怨我不曾許你蓄些婢妝，稱心狂放，所以說出許多懊恨之語。我且喚醒了你，你命裡若該有子嗣，就不蓄婢妾，自然有後。你若命裡不該有子嗣，任君討了金釵十二行，只恐原作黃梁一夢。我今日便與你賭咒，自此誓不來拘管，也不隨你去赴任，聽憑你娶二位養子的夫人，日後做個有羹飯吃的鬼。我睜開眼兒看著。」鬧吵了一回，氣吁吁走進內房，倒身便睡。嚇得花中垣面如土色，搓手頓腳，沒個理會，也去和衣而睡。所謂：

人逢樂境增煩惱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

說起花中垣與郝氏，原是個恩愛夫妻，只因花中垣平日做人多執著，少靈變，昏昏悶悶，被夫人拘管了半生，死守規矩，一毫動彈不得，恰與泥人一般。今忽地要作非分之想，指望打動夫人通融的念頭，誰知如水投石，一言不合，大傷和氣。諺云：江山易改，秉性難移，以致郝氏執定偏見，再難挽回。過一宵，明日早起痛哭一場，竟把烏雲般的發兒，盡根剪下，收拾些箱籠，徑往那無相庵中一個老尼處出家去了。那時弄得花中垣單身隻影，掃盡官興，不隔半月，福建迎接上任的又到家中，只得草草收拾行裝，帶了幾個家僮，又延請了兩位幕賓，陪伴赴任。內中一個幕賓，叫做裴尚星，做人十分伶俐，善於湊趣獻勤，吹彈伎曲，無所不能。為此口於大老之門，皆喜愛之。平昔與花中垣相厚，故邀其同到任所，以解寂寞。正是：

蔑片行中他第一，幫閒隊裡號先鋒。

法時出外傳衣鉢，願把粗臂奉主翁。

卻說花中垣喜得裴尚星，朝夕陪伴，一路上說說笑笑，□其寂寞。行過十餘天，早已到揚州地面。那淮揚所在，真是繁華去處，令人遊玩不盡。只見：

處處香風馥鬱，家家錦帳飄搖。歌樓舞榭倚多嬌，品竹彈絲奇妙。更羨人山貨織，王孫公子連鑣。揮金買笑駐徵輶，比寒食元宵熱鬧，廣陵不讓五陵豪。

那時正值暮春天氣，燕舞花香，更添一倍景致。花中垣泊舟河下，同著裴尚星上崖散步。只見酒館座人如蟻，茶坊飲客如雲，車東馬西，有幾隊人向前指引的，又有幾隊人在後追趕的。花中垣問裴尚星道：「這些人忙忙奔走，不知作何勾當的？」裴尚星道：「這班人叫做牽頭引線，凡往來仕宦或公子王孫，要在此地娶妾討婢，畢間要用著他們，才有熟腳。他們靠此為生。上中下三等女子，通在他肚子裡，所以終日在街坊招攬主顧，卻與媒婆一般。」花中垣點點頭兒，又信步而行。閒遊半日，回到舟中，家僮稟道：「趁此順風，老爺可就開船了罷。」花中垣道：「且慢，我明日還有些小事。」家僮不解其意。直至夜膳已畢，花中垣帶幾分酒興，向著裴尚星道：「老裴，你方才說的牽頭，明日你可去找他來，我有話吩咐他。」裴尚星早解其意，即忙應聲湊上去道：「老先生內裡無人奉侍，正該在此地娶一位夫人，同去赴任。一則主持中饋，二則生個公子，蟬聯科第，天相吉人，極是美事。該，該，該。」一連說了七八個「該」字，說得花中垣滿臉堆笑，撫著裴尚星的背曰：「知我心者，兄也。妙人，妙人。」裴尚星又加意獻勤道：「晚生明日清早便去，把老先生台旨傳諭他們，刻下著他們尋個上號的來說，管教春風得意馬蹄疾，紫燕雙雙到玉堂就是了。」是夜，花中垣說動了心，再睡不去。

裴尚星巴到天明，悄然登岸，去不多時，訪問著一個總牽頭。他正有一個上號的在那裡，要覓主顧。裴尚星不勝歡喜，便邀他到船中，見了花中垣，備述那女子之標緻，真是人間罕有，世上無雙。說得花中垣魂飛魄蕩，況久曠之人，慾火如焚，恨不得就抱在懷裡，親之弄之，抽之疊之，有一刻難熬的光景。那忙吩咐家僮取出元寶一對，彩緞十端，若看得中時，即便為聘定之禮。另外又封見面錢二兩，交與牽頭，著個家僮，捧著禮盒，選隨他去。花中垣換了一套整齊衣服，同著裴尚星，又跟隨十來個家僮，一行人簇擁前去。約行裡許，那牽頭同著他家僮，早在路傍伺候，指著東首一個小小牆門，掛著斑竹簾，道聲：「這家就是了。」那牽頭掀開簾子，先讓花中垣走進門去，其餘都隨在後邊。才到中堂，一個老媽媽忙來迎接，深深萬福，道一聲：「客官，請坐了。」須臾，丫鬟拜出兩盞香茶，老媽媽慌忙接來，雙手遞與花中垣，又回身遞與裴尚星，獻茶既畢，老媽媽欠身道：「小女還在那裡梳妝，恐勞客官久待。請到裡面花樓下坐罷。」一行人走進裡面，坐定看時，又另是一番景致：

賞不盡庭栽花卉，未嘗識面笑迎人。觀不見了繡列珍奇，但見名公詩滿壁。

坐在下首，等不及花中垣通名道姓，乃先問婆子道：「請教媽媽高姓，可就是本地人麼？令愛還是親生的，是過繼的？尊庚幾歲了？」媽媽答道：「老身姓崔，本貫江寧人氏，僑寓淮揚，不幸先夫去世，止遺此女，一點骨血，名喚命兒，今長成一十六歲了，不瞞客官說，女大不中留，巴不得尋個主兒，與他婚配。一來完其終身大事，二來老身暮年有靠。」裴尚星道：「原來是親生的。你好造化，這位花老爺現任福建驛傳道，如今就要去赴任了。為因中道斷弦，沒有內眷，故此到貴地尋娶一位夫人，適才這位令親說，令愛才貌雙全，聘婷出眾，故此花老爺特來親訪，只求令愛一見，在學生身上，管教玉成其美。」老媽媽又欠身道：「多謝，多謝。」話猶未畢，丫鬟轉出屏風，報一聲道：「姑娘出來了。」花中垣抬頭觀看，果然是個絕色女子也，只見他：

顏如玉琢，體似雲輕，星眸翠黛畫分明，犀齒櫻桃紅襯。金蓮窄窄，〔女弱〕香塵怯小，臨風難禁舉，舞袖整烏雲。含羞含笑拜深深。人生到此那得不銷魂。

那媽媽引著女兒見了花中垣，便扯過椅來，也打橫坐在側首。可笑那花中垣一見此女子，倒像嚇壞他一般，眼睛也定了，涎唾也流了，口也不開，身也不動。裴尚星挨近前來，問道：「可看得中麼？」一連問了數聲，卻似問了泥人，睬也不睬。眾人皆掩口而笑。媽媽也掩口而笑，連這女子也忍不住笑將起來。誰知女子一笑，花中垣一發魂了，呆呆酥癱在椅上，再不起身。裴尚星只得扯那媽媽在外廂去說道：「這位花老爺因夫人存日拘管得十分嚴管，服侍的不過粗蠢丫頭，使喚的無非蓬垢婦女，就出去又著個小舅子來看守，並不曾放鬆一步，容他窺覷什麼美貌女子。到如今沒人拘管，思想嘗個新兒，忽然見了令愛，譬如小學生離了學堂門，偶拾著個泥傀儡，眉飛目跳，恰像拾著一個稀奇寶貝，歡喜得只要打滾。況令愛姿態果然有趣，無怪風魔了張解元也。他現帶百金聘物在此，媽媽若嫌少時，待學生再從旁幫襯，包你個稱心滿懷。但有一說，學生月老之敬，也要加厚的。」老媽媽道：「這個何消說得，只要求相公幫襯幫襯。」裴尚星道：「若幫襯成時，你老人家還住在此間，還是也要隨令愛去的？」媽媽道：「老身放心不下，隨去便好。只恐花老爺不肯相容。」裴尚星笑道：「要相容，也是易的，但你我俱是單身，一路去，望老娘也相容一相容。就把月老之敬權為薄聘，何如？」媽媽嘻嘻一笑道：「盲歇思相老娘天鵝肉吃。」裴尚星把他肩上一揷道：「才娘我做了鰥也，怕不得呢。」

兩個耍笑一回，走來看時，花中垣依然呆坐在那裡。裴尚星只得高聲叫喚道：「花老爺，可回到船中去，用過早膳，再來坐罷。」花中垣方才如夢初覺，立起身來道：「真個好，真個好。老裴可就僱一乘轎子，抬娘娘到船裡去罷。」裴尚星禁不住大笑道：「老先生真恁這般性急，聘禮還沒有停當，如何就好抬去？」花中垣道：「聘禮帶在這裡，怎不快快停當？」裴尚星道：「媽媽嫌少，若真個要娶時，還要求增兩倍，使用在外。」花中垣道：「這也說不得，快叫家僮到船中去照數取來，今晚就要抬去的。」裴尚星道：「娶妻事情，自古雲，朝晨種樹，晚間乘涼，這是不消說的。但還有一件也要講過，他的媽媽必要隨去的，隨去之後，免生不免……」花中垣道：「不免什麼？」裴尚星帶著笑道：「烈火乾柴，總之不免而已。」花中垣性急，要女子上□□，道：「許他隨去便了。」免不免，我不管這閒帳。」因此裴尚星也喜得頭輕腳重，急忙催足了聘禮，吩咐管家，僱了兩乘轎子，又僱幾名扛夫，幫著媽媽收拾傢伙行李畢，直亂到黃昏時候，方才得到船中。

媽媽先下了轎，扶著命兒，鋪了紅絨單，下個大禮。命兒便把身子一扭，推著媽媽道：「你要拜便拜，我是不拜的。」花中垣又驚又急，慌忙親手扶住道：「我該拜接，如何敢煩你拜？」此皆因夫人當初尊大之極，威嚴之下，卑躬曲體，但知丈夫之該得拜女子，不知女子有拜丈夫之規矩也。所以見媽媽喚行大禮，反認是妻綱倒置，直恁著忙起來。那命兒年紀雖小，他一雙俊眼早已瞧破花中垣是個癡呆漢子，先把開章第一義打個擂台，後來好憑他簸弄。花中垣已墮入迷魂之陣中，那裡做得斬魔君，把慧劍來劃破機關？是夜，擁著命兒就寢，如餓鷹見肉，吃個盡飽。

命兒原係梳籠過的，其味深嘗，全無畏怯之心。蜂狂蝶舞，弄得花中垣像個雪裡漁翁，抖做一團。但口中不住的叫道：「活寶，活寶，我快活死了。我雖曾娶過，像個家常腐飯，日日擺在口邊，就不吃時，只得勉強吃下幾口，怎像你如海外珍羞，有幸得嘗，但恨我吃不下，那裡有吃得厭時？今宵，只像持長齋的，初次開葷，免不得笑我太饞。」命兒聽了，忍不住笑道：「饞得有限，單討舌頭上便宜。」兩口說說笑笑，不覺天明。花中垣又睡了，直到中午起牀，走到外艙。

只見裴尚星也打合老媽媽上手，被他弄得被疲力倦，坐在那裡打瞌睡。聽得花中垣步履之聲，只得掙扎起來，舉手作賀道：「恭喜，恭喜。」說猶未畢，禁不住幾個呵欠。花中垣回答道：「你也恭喜。」口裡一樣取笑，卻也禁不住連連呵欠。所謂：泥馬笑泥牛，一樣難禁馳驟。苦風狂雨疾誰堪鬥。少不得腳軟身酥，弄做一團兒才罷休。

自此，兩對新郎在船中竭力取樂，倏忽數天，已抵杭州。崔命兒向花中垣道：「我久慕西湖景致，今日到此，豈可不游？」花中垣道：「不瞞你說，我少被夫人拘管，後被宦途羈縛，也尚未識西湖之面，如今和你去快游一回，庶不負良辰美景。」便吩咐家僮，僱了轎子，打頭抬著命兒、媽媽，自己同裴尚星隨後，向西湖進發。游遍了南高峰、北高峰、西湖十景塘，又下了湖船，游到湖心亭、放鶴亭、六轎花柳，處處賞玩。傍晚，又坐了轎，抬到昭慶寺游耍。這昭慶寺原是：

唐朝古蹟，元代修傳。佛殿上坐丈六香身，精藍耀日；山門外聚四方珍貨，油壁停驂。更有賽州中馳名金扇，比常熟巧塑泥

團，春來遊客爭求玩，不惜銀錢。

花中垣攜著崔命兒，隨喜過上方佛殿，回身再到寺外觀看。命兒見舖子上排著許多泥孩子，約有一尺長短，唇紅臉白，做得巧妙，活像那新養娃娃。心裡十分歡喜，內中揀取一個，忙喚家人買來，自己抱回船中，不肯一刻放手。花中垣笑道：「這是泥做的死東西，你何消如此珍愛？你若心裡喜得小孩子懷抱，快與我掙一個活的出來，這才是無價之寶。」命兒笑道：「我看你老運貨未必掙得出個活的，且把這假的來消閒耍子，倘能弄假成真，也笑你的本事。」大家取笑一回。命兒還將泥孩子取名引哥，吩咐大小家人婦女，不許也叫引哥，通要稱做小相公。就在杭州喚個媒婆到船，托他去僱一名乳娘，專意懷抱那泥孩子。又著兩名丫鬟，早晚幫他付侍。再令裴尚星去請一位算命先生過來，與小相公排排八字。就把那買泥孩子的日時，當做生年月日。那先生仔細推詳，乃向裴尚星道：「這乾造是戊子戊辰，戊子辛酉，看起年月日上，一派是土，獨時上辛金透露，與子水合局。金水傷官，偏能剋土，土為本身，被其傷克。週歲左右，妖悖星過度，須防跌蹉，有妨身命。況命坐華蓋，只該捨身空門，富貴人家，恐招他不住。」命兒聽了，大有不樂之意。打發命金，甚是寡薄。」花中垣道：「他也不是活神仙，你惱他則甚。」便吩咐開船。

兼程而進，一到任所。命兒泰然作夫人，居之不疑，恣其所為，手下人也有稱他是奶奶的，也有稱他是太太的。花中垣自揣本事不濟，只得把這些虛名來奉承，以求其歡喜，連自家口中也不住的叫奶奶長，奶奶短，見其喜則喜，見喜怒則憂，敬而畏之，無異昔日之害怕正夫人也。所以見他喜歡那泥孩子，花中垣隨他的意兒，也一般樣喜歡。進公衙不脫袍服，便急忙抱在懷裡，又兌換許多金寶，做個帽兒與引哥戴。置買許多錦緞，做個衣兒與引哥穿。有時命兒思想要引哥笑，怎奈泥人不會笑，乳娘們捧著泥臉兒嘻嘻的做笑，便搗鬼道：「小相公見了奶奶歡喜，在那裡笑。」命兒便叫聲：「肉，笑得好。」花中垣便從旁插口道：「我的親肉，果然笑得好。」有時命兒思想要引哥哭，怎奈泥人不會哭，乳娘們對著泥嘴巴，啞啞的做哭，便道：「小相公思想，奶奶在這裡哭。」命兒便抱過去，道：「娘在這裡，我兒莫哭。」又指著花中垣道：「可是爹爹憎嫌你是死貨，你惱著哭將起來麼？」花中垣便順他意兒道：「惱了我兒，爹爹委實該打。」有時遇著吃飯，乳娘搗鬼，道小相公要思想吃恁東西，命兒便喚人取來，擺在泥孩子面前，乳娘落得替他一飽。有時或是天寒，或是天暖，不說小相公傷風，定說小相公傷熱，命兒便祈神問卜，花中垣便延醫診視，就是極苦之藥，乳娘也免不得替他吃下幾口。有時天上聞雷，或是家中物件擲響，乳娘便道驚壞小相公了，須要取赤金煎湯與他吃才好。花中垣便去取赤金來煎湯，誰知乳娘要打首飾，捏出這端鬼話。更有絕怪事情，命兒喚小丫鬟撒溺在地，說是小相公小解，早間起來，把乾絹拭泥人之面，說是小相公梳洗。暑天卸下泥人衣服，輕輕放在淨盆之內，說是小相公洗澡。洗澡既畢，抱在北窗之下，喚丫鬟們更番打扇，說是小相公乘涼。至於吹笙搖鼓，鬼臉風箏，凡是小孩們戲弄之物，若命兒有令要買取時，不論隔省隔府，路遠路近，花中垣一定著人取買，羅列在泥人之前。命兒方才歡喜。

所以屬下官員並衙門人役，通曉得衙內小相公如此鍾愛，只認是晚年得子，掌上之珠，因打聽得將次週歲，這些官吏把來做個趨奉上司的題目，也有餽送金麒麟的，也有餽送金杯盞的，杯上俱刻著某人為公子壽，或刻著某官為世兄壽。本處鄉紳又合做個錦屏備辦羊酒作賀，不知費了許多金錢，卻原來趨奉一個泥人，豈不可笑！命兒本是癡狂女子，喬妝弄鬼，已屬可怪，堪笑花中垣有知有覺，曾讀過幾行書，功名顯達，胸中豈不了了，卻與愚婦人一般見識，認假為真，要做週歲就做週歲，要受慶賀就受慶賀，如絲穿傀儡，惟憑提線者指揮如意，以活人而直似泥人，安得不認泥人做活人耶？

週歲之日，開設慶賀筵席，唱戲作樂，一連鬧了數天，弄得人人困倦，個個精疲，捱到黃昏，丫鬟們倒身熟睡，並沒個去幫那乳娘看管引哥。那乳娘酒量盡高，但酒後偏要任性，是夜多用幾杯，口裡只管嘮嘮叨叨，罵道：「賊潑賤們，想通攔著漢子去入〔毛皮〕了，不見一個影兒來幫助老娘，教老娘獨自抱著這泥塊兒，冷冷清清坐在地下。」不想命兒也早與花中垣就睡，聽見乳娘這話不中聽，心上好生不快，便接口道：「丫鬟們那有漢子？除非我同老爺睡在這裡，你分明把這惡言來奚落我！你這賊潑賤，好生沒理！」一頭罵，一頭穿衣襖，思量要去打這乳娘。那乳娘曉得命兒性子平昔凶劣，今不合出語冒犯，醉裡情慌，急忙要跑到自己臥房中躲避，懷內抱著泥孩，手中未取燈火，不提防戶檻之上，睡著一個貓兒，氣急心忙，又帶七分酒意，被他絆了前腳，滑倒一聲，跌下一交。跌得兩膝皮開，頭顱血迸，早已悶在地下。命兒又是急性的人，也不及取燈，便趕出來打他，不想他跌悶在地，金蓮窄小，一腳正踹在他身上，也撲的絆了一交，跌痛了嘴唇皮。叫一聲「阿呀，不好了」，便哭將起來。

花中垣睡夢之中，猛然驚覺，急急披衣取火，走往看時，只見兩個女子跌做一堆。命兒哭道：「疼，疼，疼。」乳娘也哭道：「疼，疼，疼。」花中垣連忙扶起命兒，喚丫鬟起來，扶起乳娘。那曉得乳娘身子下壓得泥孩兒粉碎在那裡。有只《黃鶯兒》為證，詞云：

堪歎那泥孩，醉婆娘懷裡揣肥，軀倒壓將他害。頭兒弄歪，腳兒亂踹，粉姿玉質今安在。氣癡呆，親親活寶，一旦化塵埃。

看官，你道這泥孩謂何便壓得這般粉碎？只因那乳娘正在醉鄉，手足酥軟，跌下去，無力保護，一也；更加命兒跌下，又添一人之重，二也；跌傷疼痛，暗中掙扎，不免掀翻〔足索〕踐，三也。不過泥做的東西，怎經得三般傷毀，所以彩應了算命先生之口，算道有個歲關煞水勃臨宮，須防跌蹉。如今想將起來，酒本屬水，女為妖孛，今乳母弄酒，以致傷身，豈非水剋土之兆耶？則泥人成敗，元有氣數可推，何況活人而不肯樂天知命，致一腳失錯，常有不免粉身碎骨者，泥人即明鑒也。

再說崔命兒見泥孩粉碎，放聲大哭，捶胸跌腳，滿地打滾，活像個真死了兒子一般。花中垣以命兒所愛亦愛之，也一樣放聲大哭，拾起那粉碎的泥塊，只管叫道：「我的親肉嘍，兀的不痛殺你娘也。」哭聲震天。裴尚星正和那老媽媽在外廂顛鸞倒鳳，媽媽放出老騷身分，攙住裴尚星，雙腳朝天，呀呀浪起來，道：「冤家快入死老娘罷！」浪得正銷魂時候，裴尚星忽聽得裡邊大哭之聲，不勝驚訝，乃向媽媽道：「更深夜靜，這是你女兒的聲音，不知為何在那裡啼哭？」媽媽道：「想是也在那裡幹事，故爾啼哭。管他則甚？」裴尚星笑道：「好胡說，幹事只有笑的聲音，那裡有哭的理？」媽媽道：「你總是蠢才，曉得怎麼？大凡幹事，遇著風流子弟，幹得快活，求死不得，便作嗚嗚啼哭之聲，此所謂樂極生悲也。或遇著疲兵敗將，望門流涕，幹得不爽快時，打熬不過，便要怨媒人或是怨爹娘，也不覺啼哭起來。此所謂紅顏悲薄命也。這兩種啼哭，總在幹事上起見，你如今若不努力，少不得也惹我老娘哭起，你照管了自己，再管他家說罷。」又重新浪得一個不肯歇手。

裴尚星側耳聽去，聞其啼哭愈甚，等不得媽媽歇手，急忙披衣下牀，叩門而入。燈光之下，但見花中垣抱著命兒，乳娘抱著碎泥孩，攙做一團，在那裡啼哭。裴尚星細叩丫鬟，方知其故。媽媽此時也跑將進來，上前扶定命兒，裴尚星扶定花中垣，百方解勸，其哭稍止。捱至天明，命兒吩咐衙內人等通要掛孝，花中垣批諭單出去，著該縣工房備一具上號小棺木進署，認真說小相公死了。府縣屬官俱來弔候，花中垣穿著素服，滿面哀戚，照長子喪服之例，名帖俱寫個期服某人收淚拜，擇日入殮，用僧道二十餘眾，做七晝夜水陸道場。哭得崔命兒有絲沒氣，花中垣撫棺大慟。裴尚星無恥，也頭頂孝巾，身穿孝服，陪著大哭。當時有歌嘲笑云：

笑癡人，只為那泥孩破，你也哭，我也哭，陪堂的也來哭。陪堂的，你哭是因何故？道，是勸的，只管勸，哭的不住哭，你兩下裡的傷悲也，天，我的老媽兒受了苦。

花中垣不捨得命兒日日啼哭，無恨可泄，把乳娘重責三十板，發回杭州。裴尚星從旁設勸道：「如今總則要著人押這乳娘回籍，何不趁便，待晚生回去，則昭慶寺前照樣再買取一位小相公，星夜趕回，以解夫人憂悶，何如？」花中垣作謝道：「若得如此，足感厚情，今晚就煩啟行罷。」命兒在房壁後聽著，大嚷起來，道：「好不識羞，一個泥孩子招他不住，還想再去尋第二個來，討這樣煩惱，你當初便說道這樣死東西，珍愛他則甚？就是識兆不佳了，後來你畢竟吩咐乳娘故意把我孩兒擲碎，如今中了你的心意了，你若快快掙還我一個無價之寶，萬事幹休，若沒個本事掙還，我總則是無嗣之鬼，拼這殘生，撞死在你身上，斷不肯做現世報，被人說道，一個泥孩子招不定的薄命賤東西，把這笑話傳出去。」花中垣要他回嗔作喜，乃滿口應承道：「包你一年之內，掙還你一個活寶。你再不須提起前情，惱壞身子。」因此花中垣廣搜補陰種子之方，日裡服藥，夜間便去試驗藥力。五旬將近

之人，精氣已衰，惟憑藥助火命，但要自取其樂，那管他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不勾一月光景，花中垣弄得兩腿酸木，腰肢屈曲，再坐不起，如同死鯁一般。又誤聽一方士之言，取女人真鉛，同這海狗莖及起陽石等金石之藥，鈍火練成，叫做補天接命丹。花中垣服過兩丸，其陽挺起如鐵，痛不可忍。命兒見了，淫心蕩漾，便爬將上去，做個倒澆蠟燭，恣意抽送。不想花中垣是久虛之人，當不起狂藥攻擊，陽精一迸，盡是血水，流個不住。須臾，便掛冠而去了。要求養一個活者，而不料自己先死矣。聞者因而歎曰：「花中垣、崔命兒，其人也，其名也，其事也，觀者苟非泥人，當回味三思，不應看作笑話，而亦宜猛省其為癡且愚也。」

中垣既死，家人分散，宦囊把其屍柩即埋於昔日葬泥孩兒之側，氣數有盡，同歸黃壤矣。裴尚星攜著媽媽、命兒，重向煙花隊中賺覓衣飯，而裴尚星儼然為煙花主人。笑者曰：「篋片下場頭，慣吃鳥兒飯，不禁為之絕倒。」

評曰：寫癡處，真正癡，寫愚處，真正愚。寫像泥人處，真似泥人。雖是笑話，卻是真話。因下一轉語云：君今若悟言非假，笑裡機鋒亦度人。